# **历史简介**：

流亡者是人类复权运动濒临失败时的产物，他们带着人类未败的信念前往幻想乡的边境，保护着人类复权最难能可贵的精神。甚至于许多流亡者组织甚至没有得到前人类村落官方的认可，而是彻头彻尾的个人行为，每个流亡者都有自己对幻想乡的一己之见，能团结他们的或许只有人类复权的愿景了吧。雾雨流亡者是幸运的，他成为了人类唯三被官方认证且成功流亡的组织，流亡委员会因为人类的种族幸运的在神佑村落的默许协助下，得以在中有之道生存；雾雨流亡者是不幸的，中有之道的战乱随时会波及他们，火种仍有熄灭的风险……

# 状况介绍：

在人类复权运动失败之前，每个组织中的流亡者都是怀揣着必胜信念的战士，他们有着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见识，那时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未来只能被迫流亡，他们一定会当作妄言。但一方面我们还是高估了人类的能力，纵使我们从未如此团结过，可付丧神的背叛和博丽巫女的被迫离场导致的差距都让我们陷入了劣势；另一方面我们低估了妖怪消灭人类觉醒的决心，对曾经在人类村落传播教义的佛教存在幻想，直到我们反应过来佛教也是幻想乡控制人类的一个工具的时候，西部战线已经大范围失守。在山穷水尽之时我们向稗田阿求等一众人类领导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她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同意了我们的想法。人类官方认可的流亡计划只有三只，都有着不同的主张和流亡方向，并且为了保证人类不会在战败后再度沉睡，每只流亡者组织都从稗田家平均取走了五分之一的典籍和少量可以保障流亡后重建的设施，剩下的两份一份留在稗田家，一份由本居小铃保管。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我们分别在人类村落进行沿途演讲，即使我们知道不可能带所有人走，而他们离开人类村落之后也绝对九死一生，但不得已，我们需要他们分担压力。至此我们的流亡之路已经没有退路了，离开的每一步都蹚着我们兄弟的鲜血，我们背负着他们的生命和对复权的理想……

我们雾雨流亡者是三只流亡组织中最带有“种族主义”的一批人，但这种指责并没有带来任何阻碍，甚至得到了便利，让我们在神佑村落的掩护下得以穿越西南地区，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官方所为，而是他们的村民也是我们的兄弟的自愿帮助。我们拥有了小片栖息之地，但是很显然并没有在中有之道立足，周围的国家体量无不在提醒我们——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流亡委员会蓄势待发，可幻想乡会如他们的意吗？

# 事件：

**曾经的约定**：流亡终究是结束了，远离路途的提心吊胆，幻想乡的风柔和着吹出冷冽，晚霞很美，但不知是为谁争艳。绝处逢生之后恍然若失的感觉让流亡者们感到一阵空虚，将他们的思绪拉回到流亡前的最后岁月——忆起稗田阿求的义无反顾，忆起本居小铃的忧心忡忡……但让诸多流亡者最无法忘记的是曾经生死与共的人类兄弟——在流亡之前我们狠狠的利用了他们一次，幻想乡不希望有复权思想的人类脱离掌握，他们很悲惨的成为了炮灰，而在路上也有很多人逐渐掉队至今生死未卜。看着为人类保留的最后火种，委员会如释重负，“感谢所有流亡的兄弟们，你们让这次流亡不是毫无意义，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去了，但请记住曾经和阿求她们的约定，人类复权运动是不会失败的！”

{三个月以来流亡路上牺牲的人类永垂不朽，三年以来人类复权运动牺牲的人类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远古和蛮荒时期，从那时起与自然和妖怪搏斗的人类永垂不朽……政治点数：+200}

**再看幻想乡**：如今我们终于可以闲下来看看人类复权运动失败之后的幻想乡了，通过和其他流亡者的联系，我们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消息——就比如说那些曾经团结镇压人类的妖怪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多么令人讽刺啊，多年来妖怪为了控制人类的思维，一味的宣传所谓的“人类的劣根性”，结果到头来她们自己也和人类没有区别。说的再冠冕堂皇也无法掩盖她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她们厌恶的人类更加自私，美丽的外貌下是人类的幻想和妖怪的伪装，仅此而已。

{人类的幻想不仅能创造妖怪，也能创造世界。战争支持度：+10%}

**流亡者归来**：这是一位年迈的流亡者，看得出来他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眼中鲜红色的血丝体现着主人的疲惫，但他强撑着身体，拖着快和他萎缩的身体一样高的步枪走着。他的衣服原本不止一件，但一次和妖怪的遭遇战让他被迫将这些东西扔在了路上，很不幸，他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受到认可的流亡组织。作为一名老者本该安享天年，但是他的三个儿子全都死在了人类复权运动的战场上，传回这个信息时人类复权运动已然失败。慧音政府上台，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妖怪的伪政府，妻子沉溺在悲痛中无法自拔，情绪的剧烈波动让这位母亲很快生了一场大病。回忆里曾经有一只带着药盒经常来人类村落的兔妖，老者当初还照顾过她的生意，自然也知道那个名叫永远亭的医馆的位置，老者想带妻子前去看病，但九十九工业的付丧神们禁止人类随意出入人类村落，一个中年的女性人类患病在她们眼中算不得理由，在最后的时光里，老者晚上想办法白日求情还要照顾妻子，然而无济于事，老者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厮守半生的伴侣死在了卧榻上。这个时候老者第一次深刻理解了人类复权的原因，回想起曾经流亡者组织的演讲，他毅然决然的决定流亡。然而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也终究不打算放过他这个苦命人，老者是被发现想要逃跑后被打的奄奄一息直到认为他死了才离开。等老者醒来的时候却惊奇的发现自己恢复了伤势，身旁留有不知道谁留给他的包裹——有一些水和食物，还有衣服和包裹在里面的一杆步枪，而更多子弹的来源则是死去人类的衣兜。流亡者一路上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这位流亡者似乎得了癔症，在他的世界里，妻子还在自己身边。有一次只是躺在树下休息，他却看见自己的妻子走到自己身边，像她年轻时那样，用手抚着他的脸颊，极其关切对他说：“你已经非常劳累了，之前说好的去永远亭看病，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去？”老者愣了神，眼中饱含不舍，跟妻子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只希望这段时间更长一点，“这是你死（最后老者想了想还是改了口）……生病之后的事情了。”手中原本拖着、随时准备战斗的步枪已经被老者当成拐杖，一步一步的杵着地面的泥土，终于这位流亡者看到了人烟，身体倒下的前一刻他耳边响起了他朝思暮想的人类兄弟的声音：

{快去叫医生……人力：+1}

**并非神明的援手**：雾雨流亡者严格意义上算神佑村落的前辈，不管在思想上还是战争上，甚至我们的生活都十分相似。流亡者们从委员会派出代表，希望回报我们当初的帮助，但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如果西南战争胜利，他们希望获得我们在幽灵维权运动的所有领土，但即使西南战争失败，他们也会继续支持神佑村落。村委会讨论之后的决定是：

{人类之间的友谊实在是百利而无一害。获得来自雾雨流亡者的支持，其效果为（政治点数：+15%，稳定度：+10%，战争支持度：+10%，科研速度：+5%）}（注：触发事件“翻脸”。）

{但是真正的代价是什么？政治点数：+200，战争支持度：-10%}

**人类复权运动的未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证明了身为万物灵长无可替代的能力。即使在幻想乡的针对下，人类仍然能再次站在众多种族舞台的中央，时过境迁，这次的妖怪无法像上次那样团结，但人类团结如一。我们的胜利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同样是因为站在了我们兄弟的肩膀上，未来或许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人类，但人类终究有了和那些在幻想乡背后操纵的野心家——贤者们分庭抗礼的力量。即使我们在这一刻停止人类复权运动的进行，也没有人能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丰功伟绩，但未来到底是应该继续我们的理想还是应该暂时妥协（止步于此）呢？

{人类的命运在于人类自己。获得国家，其效果为（每日获得的政治点数+0.1，部队组织度+10%，每月人口+30%，适役人口修正：-10%，生活消费品工厂：1%，稳定度+15%，训练时间-5%，特工位:+1）}

# 民族精神：

**“利息”**：由于中有之道贸易站的南部被幽灵革命运动分割，我们的掠夺行动不可能受到阻拦

**“黄雀在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来自雾雨流亡者的支持**：这是以一片贤者觊觎之地换取的支持，但我们也无法在神明和贤者中左右逢源了

**庙算**：庙算的概念出现的相当之早，原意在军事决策上的地位相当于最早的兵棋推演。是兵略、战略的前身，虽然在用词上逐渐淡出视野，但效果从来没有衰减过

**“正中下怀”**：妖可往，人亦可往

**志愿军**：我们毫不怀疑自己的安全是和其他人类捆绑在一起的，若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的军队时刻愿意去他国帮助我们可能的盟友作战，因为这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

**复权信念**：人类复权的口号让许多因为绥靖政策离开的人类重回台前

**“时机已到”**：时机已到，今日起兵

**集体崇拜**：即使是分配到荒田的老农，一提到自己参与创造了属于人类的大帝国，也会骄傲的挺起胸膛

**休养生息**：降低赋税、稳定秩序、促进生产、鼓励生育

**高教育水平**：谁说教育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呢？

**退湖还林**：缓停耕作、植树造林、稳固水土、改善生态

**战争福利**：每个人都有福利，如果你有福消受的话

**恢复训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恢复征兵**：箪食相迎，我王师也